

名

醫

案

五

名醫類案卷九

新都篁南江瓘集

後學 錢塘魏之琇玉璜 仁和沈 煥敷曾

仁和余 集蓉裳 欽 鮑廷博以文重校

淋閉

壺仙翁治瓜州趙按察病臃脹不能食。洩遺血。眾醫以為熱。下以大黃之劑。神乏氣脫而不能寐。召翁診其脈。告曰。病得之勞傷心血。久則脾胃俱受傷耳。所以知按察之病者。切其脈左寸沈。右寸過左一倍。兩關弦澹。尺反盛。蓋煩勞不勝。則逆鬱而不通。不通則不能升降。而作臃脹。臃脹則不食。肉沸而不下。則關竅閉。而洩且不輸。故洩遺血。乃和以八補之劑。兼五鬱之藥。不數日而愈。越三月復作。如前治。立除。此案重見第四卷腫脹門

陝人高文病淋。一日口噤厥逆。

見證奇一日之淋而口噤厥逆耶

他醫以為風。翁曰。誤矣。此熱客膀胱。故難洩耳。投以八

正散二服。而洩大行。病且愈。所以知文之病者。診其脈。尺沉而大。按之而堅。知病之在下也。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此蓋由於熱淋。而更接內。故移熱於膀胱。而使洩難也。

東垣治一人。病小便不利。目睛突出。腹脹如鼓。

非鼓脹因小便不出而脹

膝以上堅硬。皮膚欲裂。飲食且不下。服甘淡

滲泄之藥。皆不效。李曰。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思之半夜。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云。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能出焉。今服淡滲之藥。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啟元子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

化甘淡氣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滋腎丸羣陰之劑投之。再服而愈。方見丹溪

長安王善支。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壅塞之極。腿腳堅脹。裂出黃水。雙睛凸出。晝夜不得

眠。飲食不下。

獨爲關

痛苦不可名狀。伊戚趙謙甫詣李求治。視歸。從夜至旦。耿耿不寐。究記素問有云。無

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病小便壅閉。是

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

化者也。此乃奉養太過。膏粱積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

而爲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爲關非格病也。潔古云。熱在下焦。填塞不便。是關格之法。今病者內關外

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味者。黃柏知母桂爲引用。

丸如桐子大。沸湯下二百丸。少時來報。服藥須臾。如刀刺前陰。火燒之痛。溺如瀑泉湧出。臥具皆濕。床

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李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可不遍覽而執一者也。其證小便閉塞而不

渴。時見躁者是也。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

非先生不能道此語

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

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濕。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別耳。

治下焦

羅謙甫治劉太保淋疾。問曰。近夏月來。同行人多有淋證。氣運使然。抑水土耶。羅曰。此間別無所患。獨公所有之殊。非氣運水土使然。繼問公近來多食何物。曰。宣使賜木瓜百餘對。遂多蜜煎之。每客至。以此

待食。日三五次。曰淋。由此也。內經曰。酸多食之。令人癰。凡治小便不利不可用酸。奪飲則已。曰醋味致淋。其理安在。

曰小便主氣。經云。酸入于胃。其氣澹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則留胃中。胃中和濕。則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懦。得酸則縮蹇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而澹。乃作淋也。果如言而愈。

黃明之六月中小便淋莖中痛不可忍。相引脇下痛。以川棟子生甘草一錢。元胡索七分。人參五分。茯苓四分。琥珀澤瀉柴胡當歸梢各三分。作一服。名曰參苓琥珀湯。用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溫服。空心食

前大效。此方可法

中書右丞合孫。病小便數而少。日夜約至二十餘行。臍腹脹滿。腰腳沉重。不得安臥。至元癸未季春。羅奉旨治之。診視脈得沉緩。時時帶數。常記小便不利者有三。不可一槩而論。若津液偏滲於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澀少。一也。宜分利而已。若熱搏下焦津液。則熱濕而不行。二也。必滲泄則愈。若脾胃氣澀。不能通利水道。下輸膀胱而化者。三也。可順氣令施化而出也。分利滲泄順氣三法治之不可不記今右丞平素膏粱濕熱內蓄。不得施化。膀胱澀澀。是以起數而見少也。非滲泄分利。則不能快利。遂處一方。名曰茯苓琥珀湯。內經曰。甘緩而淡。滲熱搏津液內蓄。臍腹脹滿。當須緩之泄之。必以甘淡為主。遂以茯苓為君。滑石甘寒。滑以利竅。猪苓琥珀之淡。以滲泄而利水道。故用三味為臣。脾惡濕。濕氣內蓄。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濕。必用甘為助。故以甘草白朮為佐。鹹入腎。鹹味下泄為陰。澤瀉之鹹。以瀉伏水。腎惡燥。急食辛

以潤之津液不行以辛散之桂枝味辛散濕潤燥此為因用故以二物為使煎用長流甘瀾水使下助

其腎氣大作湯劑令直達于下而急速也此方尤妙于五苓散五苓散加滑石琥珀君臣佐使用法不同兩服減半旬日良愈

丹溪治一老人因疝疾二十年多服蒼朮烏附等藥疝稍愈又患淋十餘年其間服硝黃諸淋藥不效忽

項右邊發一大疽連及缺盆不能食淋痛愈甚叫號困憊時當六月脈短濇左微似弦皆前烏附積毒

所致凝積滯血蓄滿膀胱脈澀為敗血濇為血虛而斷為敗血亦合證而云短為血耗忍痛傷血叫號傷氣知其溺後有

如敗膿者詢之果然遂先治淋令多取土牛膝根莖葉濃煎湯行并四物湯大劑與三日後痛與敗膿

漸減五七日淋止瘡勢亦定蓋四物能生血也但食少瘡未收斂用四物加參耆白朮熬膏以陳皮半

夏砂仁木香煎取清汁調膏與之遂漸能食一月瘡安先行瘀生新後調元補胃行氣開痰故曰非開痰不足以行氣也

一人小便不通醫用利藥益甚脈右寸頗弦滑此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如

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以藥大吐之病如失

一婦脾疼後大小便不通此痰膈中焦氣聚下焦二陳加水通煎服再一服探吐之

沈宗常治黎守溺不下或竄以藥益閉常曰結絡不解痰成癖法當吐果吐而洩如故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健兒善醫甯宗為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之者光宗時在東宮亟

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和為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

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奏官右列。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

滑伯仁治一婦。病艱於小洩。中滿喘渴。一醫投以瞿麥梔苓諸滑利藥。而祕益甚。診其脈。三部皆弦而滑。

曰。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源者也。膈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

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朱雀湯。雄雀肉一隻。赤小豆一合。人參一兩。赤茯苓一兩。大棗肉一兩。小麥一兩。

紫石英一兩。紫苑五錢。遠志五錢。丹參五錢。甘草三錢。和勻爲粗末。每服三錢。水煎食遠溫服。河間朱雀丸。茯神二兩。沈香五錢。硃砂五錢。參湯下。倍以枳桔煎用。

長流水一飲而洩。再飲氣平。數服病已。東垣案。渴此案不渴。分在氣在血。合前東垣案看之。方知其妙。

一婦年六十餘。病小洩閉。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診其脈沉且澀。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

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卽以東垣滋腎丸服之而愈。兩案一並

而澀一沈而澀以渴者。屬氣分不渴者屬血分。

韓悉治一人。淋素不服藥。教以專啖粟米粥。絕他味。旬餘減。月餘痊。

虞恆德治一人。年七十。秋間患小便不通。二十餘日。百方不效。後得一方。取地膚草搗自然汁。服之遂通。

地膚草單方。雖至微之物。而有迴生起死之功。故并載之。葉名錄帶帶。

吳斐山治一婦。患淋瀝。數而疼痛。身煩躁。醫以熱淋治之。用八正散連子飲。服之愈劇。吳診脈沉數無力。

況數爲熱在血無力爲虛在氣歸虛熱不得用八正散。知氣與火轉鬱於小腸故也。遂與木通麥稿節車前子淡竹葉麥冬燈心甘草梢大腹皮之類服之而安。蓋小腸乃多氣少血之經。今病脈係氣鬱。又用大黃梔苓味厚苦寒之藥。故寒極傷氣。病轉加矣。殊不知血中有熱者。乃有形之熱。爲實熱也。氣中有熱。乃無形之熱。爲虛熱也。同一熱也。而分在氣在血。血中之熱。爲實氣中。之熱。爲虛。大有至理。可悟建中老人治痘之法。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無不獲效。更分氣血多少之經。須辨溫涼厚薄之味。審察病機。斯無失也。

程沙隨苦血淋。百藥無效。偶閱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煮食之。至七日而愈。

唐與正治吳巡檢病不得前洩。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醫通用通小腸藥。不效。唐因問吳。常日服何藥。曰。常服黑錫丹。問何人結砂。曰。自爲之。唐洒然悟曰。是必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砂入膀胱。臥則偏重。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爲十服。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夷堅志 夫硫黃之化鉛。經方所載。苟不察病源。而以古方從事。未見其可也。

鄞縣尉耿夢得妻。苦砂石淋十三年。每溺時。器中剝剝有聲。痛楚不堪。一醫命採苦杖根。俗呼爲杜牛膝者。淨洗碎之。凡一合。用水五盞。煎耗其四。而留其一。去滓。以麝乳香末少許。研調服之。一夕愈。本事方

元戎載一人。小洩不通。一切利小洩藥不效。以其服附子太過。消盡肺陰。氣所不化。師用黃連芩解毒而

得通。

劉子安病腦疽。服內託散。後泄不止。小便大不通。亦消肺陰之過。諸藥不效。郭子明輩用木通五苓導之。

愈祕。劉用陳皮茯苓生甘草之類。肺氣下行遂通。若止用利小便藥。其不知本甚矣。

醫壘元戎

王仲陽治一士人。弱冠未婚。病遺瀝日久。每作虛寒脫泄治之。益甚。王診得六脈弦數。難記至數。形骨立不能支。王曰。此三焦不利。膀胱蓄熱。爲五淋也。患者曰。膏血砂垢。每溺則其痛不可言。乃用局方五淋散。加山梔子赤芍藥。以木通瞿麥穗蚬蛻衣草滑石末作大劑。入燈心二十莖煎服。五七日全愈。無奈頻發。既而九日。便溲俱不通。祕悶欲死。王卽令用細灰於患人連臍帶丹田。作一泥塘。徑如碗大。下令用一指厚灰四圍高起。以新汲水調朴硝一兩餘。令化。漸傾入灰塘中。勿令漫溢。須臾。大小便迸然而出。溺中血條。皆如指大。若非熱解氣使。則其如龜竅之小。何由連出三四日惡物。復得回生。再令服黃連解毒丸。前後二三載。不下三四斤矣。至今安然不發。

一男子患淋久。囊大如毬。莖如槌。因服利藥多。痛甚。脈微弱如線。以參耆歸朮加肉桂元胡各一錢。木通山梔赤芍赤茯苓甘草梢等藥。一服痛稍減。二服小溲利。四服愈。

程明祐治昌江一人。新娶。夏日患淋濁澀痛。投藥清利。遂苦楚眼痛。再服瀉心涼肝。口苦下泄。久之盜汗潮熱。程診之。脈緩弱無力。左瀉而微。曰。脈之緩而弱。脾虛也。瀉而微者。血不足也。投以益元氣養血之

劑病良已。

薛立齋治大尹劉天錫。內有濕熱。大便滑利。小便瀉滯。服淡滲之劑。愈加滴瀝。小腹腿膝皆腫。兩眼脹痛。此腎經虛熱在下。焦淡滲導損陽氣。陰無以化。遂用地黃滋腎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兼服而康。

一儒者失於調養。飲食難化。胸膈不利。或用行氣消導藥。欬嗽喘促。服行氣化痰藥。肚腹漸脹。服行氣分利藥。睡臥不能。兩足浮腫。小便不利。大便不實。脈浮大。按之微細。兩寸皆短。此脾腎虧損。朝用補中益氣加薑附。夕用金匱腎氣丸加骨脂肉果各數劑。諸證漸愈。再佐以八味丸。兩月乃能步履。却服補中八味。半載而康。

博按以上二案舊刻前案佚其尾後案佚其首并作一案

石山治一人。形肥蒼白。年五十餘。病淋沙石澀痛。醫用五苓。或琥珀八政散之類。病益加。汪診脈皆濡弱。而緩近駛。曰。此氣血虛也。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出焉。今病氣虛。不惟不能運化蒸滲。而小氣銕不能使之出也。經又云。血主濡之。血少。則莖中枯澀。水道不利。安得不淋。醫用通利。血愈燥。氣愈傷矣。遂用大補湯。加牛膝煎服。月餘病減。仍服八味丸。除附子加黃耆。服半月餘安。

程仁甫治爭潭汪尙新之父。年五十餘。六月間。忽小便不通。更數醫。已五日矣。予診其六脈沉而細。曰。夏月伏陰在內。因用冷水涼藥過多。氣不化。而愈不通矣。用五苓散倍加肉桂。桂屬龍火使助其化也外用葱白煎。

水熱洗一劑頓通。

江寧南治一人年三十餘患淋數年。每飲酒或勞役卽發。小溲紅。日夜數十行。點滴頻數且痛。素嗜酸。久藥不效。診左手浮小而快。右沉大近瀉。曰。此氣血虛也。經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出焉。今病氣虛。不惟不能運化蒸滯。而亦氣餒不能使之出也。經又云。血主濡之。血少則莖中枯澀。水道不利。安得不淋。況多服通利。血愈燥。氣愈傷矣。又素嗜酸。酸入于胃。其氣瀉以收。上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則留胃中。胃中和濕。則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濡。得酸則縮。摺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而瀉。內經曰。酸多食之令人癰是也。爲用大補湯加牛膝煎服。數劑稍愈。乃製八味丸。除附子加黃耆。更以生甘草川棟子人參玄胡茯苓相間服而愈。琇按此全襲石山謙甫兩案爲一

張文學道卿傳治血淋方。獨蒜一枚。山梔子七枚。鹽少許。三物共搗如泥。貼患人臍上。所親患血淋二年。餘殊甚。諸醫治之罔效。一日張過視。漫試以前方。卽時去紫黑血片碗許。遂愈。

濮陽傳云。有便血淋者。取旱蓮草水煎服。隨愈。

少微述季父守信州時。年五十餘。值憂勞。患身熱作嘔。月餘脫肉破脰。小便淋瀝。白如膏飴。官醫淺生檢一按。名曰膏淋。用六君加連志。一服有奇功。果依方一匕而起。

祕結

丹溪治一老人。因內傷挾外感。自誤汗後。以補藥治愈。脈尚洪數。朱謂洪當作大論。年高誤汗後。必有虛

證。乃以參朮歸耆陳皮甘草等。自言從病不曾更衣。今虛努。泄痛不堪。欲用利藥。朱謂非實。祕為氣因

誤汗而虛。不得充腹。無力可努。仍用前藥。間以肉汁粥。瑣陽粥啜之。丹溪本草謂瑣陽味甘可食者煮

又謂肉苁蓉峻補精血藥用動大便滑濃煎葱椒湯浸下體。下軟塊五六枚。脈大未斂。此血氣未復。又與前藥。二日小便

不通。小腹滿悶煩苦。仰臥則點滴而出。朱曰。補藥未至。倍參耆。服二日。小便通。至半月愈。虛祕用補法

一婦產後祕結。脈沉細。服黃柏知母附子愈。

丹溪治其母。年老多痰飲。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之。雖得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

年夏時。鬱為黏痰。發為脇瘡。作楚甚困。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之藥。隨天令加減。

遂得大府不燥。面色瑩潔。因成一方。用參朮為君。牛膝芍藥為臣。陳皮茯苓為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

黃芩麥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一貼。或二貼。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即是却病

捷法。

一婦年五十。患小便澀。治以八正散等劑。小腸脹急不通。治裏不效身如芒刺。朱以所感霖淫雨濕邪尚在表。

此證脈必浮濡而不數。不然身如芒刺屬濕火居多。何以因用蒼朮為君。附子佐之。發表一服。即汗小

便隨通。汗法

一人年八旬。小便短瀼。分利太過。致涓滴不出。蓋飲食過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卽通。

升法 琇按 此當入淋祕

史載之治蔡元長。苦大便秘。國醫用藥。俱不能通利。蓋元長不肯服大黃故也。時史未知名。往謁之。聞者齟齬久之。乃得見。旣而診脈。史欲出奇。曰。請求二十文錢。元長問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以紫苑末之而進。須臾大便遂通。元長驚異。問故。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祕結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能清肺氣。是以通也。自是醫名大著。氣祕用清法 北窗灸輟

饒醫熊彥誠。年五十餘。病前後閉。便溲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僧慧月善。遣書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鈎橋。逢一異客。丰姿瀟灑。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子走趨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祕結。勢不可療。急欲往問耳。客曰。此易療也。待奉施一藥。卽脫靴入水。探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鹽半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下臍一寸三分。用寬布緊繫之。仍辦觸器。以須其通。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曾未安席。晝然暴下而愈。月歸訪異人。無所見矣。熱祕用清法 類編

王克明治胡秉妻。便秘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會食。王曰。吾愈之。使預會可乎。以半硫丸。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常。冷祕用溫法

虞恆德治一婦。年五十餘。身材瘦小。得大便秘結不通。飲食少進。小腹作痛。虞診之。六脈皆沉伏而結瀼。

作血虛治。用四物湯加桃仁麻仁煨大黃等藥。數服不通。反加滿悶。與東垣枳實導滯丸。及備急大黃丸等藥。下咽片時。卽吐出。蓋胃氣虛而不能久留性速之藥耳。遂以備急大黃丸。外以黃蠟包之。又以細針穿一竅。令服三丸。蓋以蠟匱者。制其不犯胃氣。故得出幽門。達大小腸也。明日下午燥屎一升許。繼以四物湯加減作湯。使吞潤腸丸。如此調理月餘。得大便如常。飲食進而安。血祕用下法

一男子因出痘。大便閉結不通。兒醫云。便實爲佳兆。自病至痘瘡愈後。不如廁者。凡二十五日。肛門連大腸痛甚。叫號聲徹四鄰。用皂角末及蜜煎導法。服以大小承氣湯。及枳實導滯丸。備急丸。皆不效。計無所出。虞曰。此痘瘡餘毒。鬱熱結滯於大小腸之間。而然。以香油一大盞令飲。自朝至暮亦不效。乃令婢者口含香油。以小竹筒一箇。套入肛門。以油吹入。過半時許。病者自云。其油入腸內。如蚯蚓漸漸上行。再過片時許。下黑糞一二升。止。困睡而安。祕毒

薛己治一儒者。大便秘結。服搜風順氣丸後。胸膈不利。飲食善消。面戴陽色。左關尺脈洪大而虛。薛曰。此足三陰虛也。彼不信。乃服潤腸丸。大便不實。肢體倦怠。與補中益氣六味地黃丸。月餘而驗。年許而安。若脾肺氣虛者。用補中益氣湯。若脾經鬱結者。用加味歸脾湯。若氣血虛者。用八珍湯加肉蓯蓉。若脾經津液涸者。用六味丸。若發熱作渴飲冷者。用竹葉黃芩湯。若燥在直腸。用豬膽汁導之。若肝膽邪侮脾者。用小柴胡加山梔郁李枳殼。若膏粱厚味積熱者。用加味清胃散。亦有熱燥風燥陽結陰結者。當

審其因而治之。若復傷胃氣。多成敗證。

一老儒素有風熱。飲食如常。大便十七日不通。肚腹不脹。兩尺脈洪大而虛。此陰火內燦津液。用六味丸二十餘劑。至三十二日。始欲去用猪膽潤。而通利如常。

一婦年七十三。痰喘內熱。大便不通。兩月不寐。脈洪大。重按微細。此屬肝肺腎虧損。朝用六味丸。夕用逍遙散。各三十餘劑。計所進飲食百餘碗。腹始痞悶。乃以猪膽汁導而通之。用十全大補調理而安。若問前藥。飲食不進。諸證復作。

一男子年五十餘。因怒少食。大便秘。服潤腸丸。大便秘結。胸脇作痛。欲兼服脾約丸。肝脾腎脈浮而濇。薛曰。此足三陰精血虧損之證也。東垣先生云。若人胃強強爲邪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小便數而大便難者。用脾約丸。若人陰血枯槁。內火燔灼。肺金受邪。土受木傷。脾肺失傳。大便秘而小便數者。用潤腸丸。今滋其化源。則大便自調矣。如法果驗。

一儒者懷抱憂鬱。大便秘結。食少。乃傷脾之變證也。博按薛氏原本云。一儒者懷抱憂鬱。結復因場屋不遂。劑前證益甚。肢體倦怠。心脾二脈滯滯。乃鬱結傷脾之變證也。遂用加味歸脾湯治之。飲食漸進。諸證漸退。但大便尚濇。兩額赤色。此肝腎虛火內傷。陰血用八珍湯加茯苓麥冬五味。至三十餘劑。大便自潤。

一男子患證同前。服大黃等藥。泄瀉便血。遍身黑黯。薛視之曰。此陰陽二絡俱傷也。經曰。陽絡傷則血外

溢陰絡傷則血內溢。此不治也。已而果然。

職方陳莪齋年踰六旬。先因大便不通。服內疏等劑後。飲食少思。胸腹作脹。兩脇作痛。由內疏所傷。必形體

倦怠。兩尺浮大。左關短澹。右關弦澹。尺當沈。今浮大。右關當微洪。而反弦澹。左關當弦。而反滑。證斷不起。時五月。請治。薛曰。此命門火衰。

不能生脾土。而肺金又尅肝木。恐金旺之際難起矣。果然。

汪石山治一婦。因改醮。乘轎勞倦。加以憂懼。成婚之際。遂病小腹脹痛。大小便秘結不通。醫以硝黃三下之。隨通隨閉。病增胸膈胃脘脹痛。自汗食少。汪診之。脈皆濡細近駛。心脈頗大。右脈覺弱。汪曰。此勞倦憂懼傷脾也。蓋脾失健運之職。故氣滯不行。以致祕結。今用硝黃。但利血而不能利氣。遂用人參二錢。歸身錢半。陳皮枳殼黃芩各七分。煎服而愈。

江汝潔治一人。患前後閉三四日。且不能食。甚危急。江視之曰。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經曰。北方黑色入通于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精不足則二便難。以瑣陽三錢。酒洗焙乾爲末。煮粥。強與服之。是晚二便俱利。飲食亦進。

江應宿治從姪婦。患祕結。因產後月餘。如廁忽跨痛如閃。大小便不通。已經四五日。雜進通利淡滯之藥罔效。予適歸。倉惶告急。云前後脹腫。手不敢近。近之則愈痛。雖不見脈。知其形氣病氣俱實。與桃仁承氣湯加紅花一劑。暴下而愈。

黃疸璉按是病多謂濕熱蒸鬱脾胃而成然有肝熱傳臍者肝熱移脾者又有燥火便秘宜下者

東垣治一人年六十二素有脾胃虛損病目疾時作身面目睛俱黃小便或黃或白大便不調飲食減少

氣短上氣怠惰嗜臥四肢不收至六月中目疾復作醫以瀉肝散下數行而前疾增劇李謂大黃牽牛

雖除濕熱而不能走經絡妙下咽不入肝經先入胃中大黃苦寒重虛其胃牽牛其味至辛味辛者為金用乾肝

木則可經曰肺病無多食辛能瀉氣重虛肺本嗽大作蓋標實不去本虛愈甚加之適當暑雨之際素有黃證之人

所以增劇也此當于脾胃肺之本臟瀉外經中之濕熱製清神益氣湯主之茯苓升麻各二分澤瀉蒼

朮防風各三分生薑四分瀉濕熱而補脾胃此藥能走經除濕熱而不守故不瀉本臟經臟二字妙絕當熟玩補肺與脾

胃本臟中氣之虛弱璉按江氏元本止此今考東垣脾胃論此方凡分作三段江或誤認為三方故節去下二段耳為補刊于後青皮一分橘皮生甘草白

芍藥白朮各二分人參五分此藥皆能守本而不走經不走經者不滋經絡中邪守者能補臟之元氣

黃柏一分麥冬二分人參二分五味子三分璉按第二段已用人參五分此段復用人參二分似誤然氏或緣此誤認為三方耳此藥去時令浮熱濕蒸右件劉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稍熱空心服

火熾之極金伏之際而寒水絕體於此時也故急救以生脈散除其濕熱以惡其太甚肺欲收心苦緩

皆酸以收之心火盛則甘以瀉之故人參之甘佐以五味子之酸孫思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

臟氣是也麥門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於金之位而清肅肺氣又能除火刑金之嗽而斂其痰邪復

微加黃柏之苦寒。以爲守位。滋水之流。以鎮墜其浮氣。而除兩足之痿弱也。

羅謙甫治元顏正卿。二月間。因官事勞役。飲食不節。心火乘脾。

火生土。火甚亦能侮土。

脾氣虛弱。又以恚怒。氣逆傷

肝。心下痞滿。四肢困倦。身體麻木。

熱傷氣。故麻木。

次傳身目俱黃。微見青色。顏黑。

初起顏黑。故可治色黑濕也。

心神煩亂。怔

忡不安。兀兀欲吐。口生惡味。飲食遲化。時下完穀。小便癰閉而赤黑。

濕熱故小便祕。

辰巳脾胃間發熱。日暮則止。

至四月尤盛。羅診其脈浮而緩。金匱要略云。寸口脈浮爲風。緩爲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

熱已行。跌陽脈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

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

穀疸寒熱不食。食則頭眩。心胸不安。小便難。久久發黃。此風寒相搏。穀氣不消。胃中苦濁。小便不通。熱流膀胱所致。

以茵陳葉一錢。

茯苓五分。梔子仁蒼朮去皮炒白朮各三錢。生黃芩六分。黃連枳實猪苓去皮澤瀉陳皮漢防己各二

分。青皮去白一分。作一服。以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名曰茯苓梔子茵陳湯。一服減半。二服更愈。內經

云。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又濕化于火。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以苦泄之。以淡滲之。以梔子茵陳

苦寒。能瀉濕熱而退其黃。故以爲君。難經云。苦主心下滿。以黃連枳實苦寒。泄心下痞滿。肺主氣。今熱

傷其氣。故身體麻木。以黃芩苦寒瀉火補氣。故以爲臣。二朮苦甘溫。青皮苦辛溫。能除胃中濕熱。泄其

壅滯。養其正氣。漢防己苦寒。能去十二經留濕。澤瀉鹹平。茯苓猪苓甘平。導膀胱中濕熱。利小便而去

癰閉也。